

尚金格 | 主编
五彩非洲译丛

玛本达 老太太的 魔毯

（安哥拉）雅辛多·德·莱莫斯 著
尚金格 译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尚金格\主编
五彩非洲译丛

玛本达 老太太的 魔毯

〔安哥拉〕雅辛多·德·莱莫斯一著
尚金格一译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玛本达老太太的魔毯 / (安哥拉) 雅辛多·德·莱莫斯著 ; 尚金格译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8.6
(五彩非洲译丛 / 尚金格主编)
ISBN 978-7-5378-5597-6

I. ①玛… II. ①雅… ②尚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安哥拉—现代 IV. ①I47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5566号

书 名 玛本达老太太的魔毯

著 者 (安哥拉) 雅辛多·德·莱莫斯

译 者 尚金格

责任编辑 谢 放

装帧设计 李中果 刘晓丽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

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
传 真 0351-5628680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邮 箱 bywycbs@163.com

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 143千字

印 张 6.75

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5597-6

定 价 32.00元

目 录

玛本达老太太的魔毯 001

渔妇之债 073

玛本达老太太的魔毯

“我还是我自己吗？”玛本达老太太自言自语地说，“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他们怎么可以啊？哎，我的圣母玛丽亚啊，我的上帝啊，你们为什么不睁开眼看看我，你们看看我的下场吧！这都是他们造的孽啊！”她在那里走来走去，嘴里还不停地说，“圣母啊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啊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以前，他们向我讨要东西的时候，我拒绝过他们吗？！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他们啊！难道我做了对不起他们的的事情？今天，他们竟然这么对我！他们竟然来偷我的东西！而且，他们把我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偷走了！”她一边说一边向周围的人展示着她身上穿着的睡衣，这是她现在唯一的衣服。“哎呀！我的上帝啊，我的神啊！我在这个村子里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呀，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？以前，他们向我请求帮助的时候，我总是义无反顾地帮助他们。难道，他们的心被魔鬼吃掉了？我的神啊，您听到我的话了吗？请您惩罚他们，惩罚所有伤害我的人！我要让他们得到报应！神，您听

到了吗？惩罚他们吧，那些做了坏事的人！我要让他们都付出应有的代价！”她拍打着一块黑色的毛毯说，“我的魔毯啊，去实现你正义的力量吧！去惩罚那些偷我东西的贼吧……”

接着，玛本达老太太来到马路上，把毛毯顶在自己的头上。她边走边说，手舞足蹈，嘴里不停地痛斥着让她一无所有的偷盗者。

村子里正在休息的人们听见响动，都跑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“哎呀！玛本达老太太是怎么啦？她怎么顶着条黑色毛毯在这里瞎转悠！”

这时，旁边的一个人问道：“玛本达抱怨说别人偷了她所有的东西。可是，到底是哪些小偷，偷走她什么东西了？”

“听说，好像小偷偷走她家里所有的东西。”

“哦！你觉得她说的是真的吗？一个老太太说别人偷了她家里所有的东西……大热天的，她光着脚在炙热的土地上走来走去。”

“其实，我也是这么认为。”

“迪亚诺拉老邻居，听说你去过她家好几次，是吗？”

“你是说我吗？我是去过她家里几次，可是，只是到她的院子里，从未进过她家里。”

“她所有的东西都在屋子里，她有很多的家当。在这个村子里谁还能比她富有呢？”

“是吗？她真的那么富有吗？”

“当然了。我的好邻居，你是不知道，我曾经去过她的堂屋，

里面堆放着很多值钱的东西；但是，堂屋的东西比起卧室的并不算多。在她的卧室里堆放的值钱的东西比堂屋的还要多几倍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啊！她卧室里的宝贝实在太多了，现在她穷得只剩下一身睡衣了。”

“是啊，你说得非常正确。这个村子里的人遇到困难时，都要带上礼品去求她帮忙；所以，她家里应该有很多值钱的东西。”

“现在她说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人偷走了，全部的家当都被偷走了。可是，小偷怎么才能把她所有的东西偷走呢？”

“是啊，有些不可思议啊。”

“当然可能了！”

“怎么可能把所有的东西偷走呢？”

“我觉得可能性极大啊！”

“可是，我觉得不大可能啊！”

“你觉得不可能？那么，我的邻居卡尔罗塔，你是怎么认为的呢？”

卡尔罗塔回答说：“事情的经过我并不清楚，我只能说玛本达老太太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，而且，她还可以预知未来。”

“哎呀，我的卡尔罗塔妹子，她如果真的有那么强大的能力，还能算不出来是谁，在什么时候要去偷盗她家里的东西吗？”

“那个老太太当然已经知道那些人了，不久将会有灾祸降临。”

“可是自从她家里被盗以后，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替她感到伤心啊。卡尔罗塔妹子，我听到的和你说的有些不一样，在这个村子里很多人不喜欢她。”

卡尔罗塔忙问：“是吗？”

“当然是啊！我听到的都是关于她的负面消息。”

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以友好的方式谈论玛本达老太太的事情。在这个村子里还有很多人不喜欢，甚至讨厌玛本达老太太。

多明加·拉马里奥老太太和她的邻居费法两个人都非常喜欢玛本达，而且她们也能体会到玛本达被盗后心里的痛苦。她们两个人曾讨论过这事。

费法问：“多明加·拉马里奥大姐，您听说玛本达老太太家里被盗的事情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费法妹子，你又听到有关玛本达老太太的信息了？前不久，我本来想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可是，后来想想打住了。因为，讨论类似问题，总是没完没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。”多明加·拉马里奥回答。

费法接着说：“我的好大姐，您真的没有听说关于小偷偷盗玛本达家的事情？”

多明加·拉马里奥回答：“我真的不知道！”

“怪不得啊！”费法说。

多明加·拉马里奥又问道：“玛本达老太太家里是进贼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而且不止一个小偷，我的大姐，还听说……”

“玛本达老太太实在太可怜，可是，那帮小偷偷了些什么呢？”

费法答道：“听说小偷把她家里偷了个精光，一件家当也没有给她留下，只剩下她自己身上穿的睡衣。”

多明加·拉马里奥惊呼道：“费法妹子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”

我可是非常喜欢玛本达老太太，她人很不错，还是我们大家的参谋。她总是能帮我们解决问题，是我们村子里所有人的好朋友。她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还会有人去偷她的东西啊！谁会做出这种事情呢？”

费法急忙说：“是啊！她家中所有的家当都被偷走了，一件也没有给她留下。我当时去看了，看得我都想哭。如果我有多余的衣服，一定送给玛本达老太太一件。可是，我现在一件多余的衣服也没有。”

“我们难道都忘了她对我们的好处？在我们的村子里，她做了那么多的好事。”多明加·拉马里奥感叹地说。

费法又说：“可不是嘛！在这里，谁还能像我们一样记得她的好啊！你现在知道那些人心有多黑了吧。当那帮人进她家的时候，玛本达老太太在那里大叫着让他们出去，可是却没有人理会，只有我的丈夫走进她的院子，而且还拿起一块小石头往房顶上砸了一下，想把那些小偷吓跑。那帮贼实在是太可恶了，他们竟然把玛本达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部偷走了。”

“哎呀！全部都偷走了……你说这是为什么啊？”多明加·拉马里奥问。

“哎！我的大姐，谁知道为什么。也可能那帮贼是受人指使，也有可能是实在太穷了。到底是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啊。”

“是啊，可是，现在玛本达去哪里啦？”

费法回答说：“每天一大早，她习惯去伦邦多村子休息，而且，总是在那个时间点。今天我看见她去得更早一些。偶尔她也会下午才去那里。”

“她自己步行去那个村子休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的大姐。玛本达老太太心理素质真的很好，如果是我的东西被偷了，我的心里肯定都难过死了……”

多明加·拉马里奥说：“费法妹子，幸运的是，你不是那个被偷的人。你赶紧把刚才说过的倒霉话收回去吧。别打比方说你的东西被盗，我觉得浑身不自在，感觉自己的血液循环特别地快，还总是感觉到火冒三丈！”

“你看见自己不喜欢的人，也会热血沸腾。我认识的很多邻居也是像你那个样子。只不过我费法是你多明加·拉马里奥的亲家，我常在神灵面前祈求保佑我们平安，让那些小偷不要招惹我们。但是如果有一天，那帮小偷像偷玛本达老太太家一样来偷我的东西的话，我会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。”费法说。

多明加·拉马里奥又问：“费法妹子，你觉得那帮小偷是我们村子里的吗？”

费法说：“大姐，我觉得这帮贼不是外来客，他们就是我们村子的人。因为，这帮贼在玛本达家里吃完喝完才实施偷盗的。”

“难道玛本达老太太没有看清楚小偷是谁吗？”

“不，她看清楚啦。”

多明加·拉马里奥说：“那么说她认出小偷了？”

费法答道：“是啊。但是，她并没有说出任何一个小偷的名字，可能是她心里太害怕了。”

多明加·拉马里奥则说：“大妹子，她这样做是正确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啊！你说为什么？”费法答道。

“因为，在那时如果她喊出小偷的名字，小偷们便会杀了她。”

“啊？！为什么？”费法问道。

多明加·拉马里奥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的一个邻居，便是这样被强盗杀死的。费法妹子，我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他。”

费法思考了一两秒钟，然后摇了摇头。

“哎呀！我的费法妹子，你好好想想啊！你真的想不起来吗？”多明加·拉马里奥问道。

费法答道：“我真的不知道，一点印象也没有啊。”

多明加·拉马里奥用手指着不远处说：“你来这边，看见那棵无花果树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看见了。”费法说。

“你看那边不是有一个彩钢瓦的围墙吗？有些人还在那里演奏打击乐呢！就在那个大门不远的地方，你往那边看。”

费法答道：“我看见一个小房子。但是，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啊！”

多明加·拉马里奥又说：“你好好想想，就是那个个头比较矮的先生。”

费法恍然大悟，接着说：“哦，是不是那个留着佛得角样式中分发型的男人啊？他好像是在邮局上班。”

“对了，你说对啦！”多明加·拉马里奥点点头。

费法又问：“你说的那个男人他已经死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他已经去世了。因为小偷在偷他家东西的时候，他认出了小偷，并大喊小偷的名字。当时他大叫道：‘有小偷！抓小偷！你这个小偷我看这回你往哪里跑，大家都来抓小偷啊，快来啊！’他一把抓住小偷，并揪下蒙在小偷脸上的面罩，一下子认出了那个人，他就是村子里的人。但是，我的邻居还在那里大声喊叫：‘啊！原来是你来我们家里偷东西。你这个混蛋！’他

大声地说出了那个贼的名字。那个贼看见形势不妙，使出全身的力气反抗，并拿出一把尖刀。就这样，贼把尖刀深深地插进他的胸口里。”

“哎呀！我的妈，实在是太惨了！”费法一边说一边用自己的双手捂住胸口，好像她看见那把插入胸口的尖刀一样。

多明加·拉马里奥接着说：“当我们跑出来看的时候，那个杀人的贼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啦。”

“啊！逃跑了？”费法问。

“是啊，小偷逃跑了。我们到的时候，只看见邻居躺在血泊中。”

费法又问：“你的邻居那时候死了吗？”

“死了，他当时就死掉了。”

费法又接着问：“他们知道那个小偷的名字吗？”

“当时情况非常混乱，没有一个人想起来问小偷的名字。”

多明加·拉马里奥答道。

费法接着问：“那事情最终是怎么处理的啊？”

“还能怎么处理，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干的，所以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把他草草埋葬了。”

“哎呀！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能当面说，只能在背后说。”费法无奈地说。

多明加·拉马里奥也无奈地说：“是啊，大妹子。我的邻居就这样终了此生了。”

二

一个月后，玛本达老太太已经不再出门了，她再也不拿着那条黑色的毛毯在大街上转悠了，不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了，不再抬起双手向上帝祈求了。

现在的她总是坐在自己家的大门口附近，坐在铺在地上的一张席子上，她在席子上一直坐到天黑。当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她收起铺在地上的席子去睡觉。

大家都认为她被盗的伤痛已经过去，但是事实上一切还没有结束。

这天一大早，特特老妈起床之后，拿起放在院子里的扫帚，打开院门开始打扫院子。但是，在她开门的一瞬间被吓了一跳。因为，在她家门口放着一条黑色的毛毯。

“嗨！怎么会有一条黑色的毛毯呢？这条毛毯到底是谁的呢？”特特老妈自言自语地说。

她本来想用手去捡毛毯，但是，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她的直觉告诉她不要用手去拿，最好用手中的扫帚把它挑起来。所以，她拿起手中的扫帚挑起了黑色的毛毯。这是一条新的毛毯，好像从来没有使用过。但是，当她挑起毛毯看它的样子的时候，特特老妈感觉整个身体在打战。也许，颤抖是一个预兆。她便大声地说：

“怎么会有一条黑色的毛毯？”

她站在那里眼巴巴地看了毛毯几秒钟。然后，她接着说：“啊！你们看见毛毯了吗？我的神啊！这条黑色的毛毯怎么会在我家门口！你们说这件事是大人干的，还是淘气的小孩子做的呢？淘气的孩子们总是喜欢捉弄人啊。”

特特老妈突然想起她的大女儿坎迪尼娅。

“坎迪尼娅！”她在外面大声叫嚷着。

“特特老妈，怎么了？”她的女儿回答。

“你快起床，赶紧过来啊！”

坎迪尼娅立即起床走到屋子外面。她快步走到特特老妈身边，老妈妈指着那条黑色的毛毯说：

“这是谁的毛毯啊？”

“老妈，我不知道啊！”小姑娘回答，眼睛里还有些许的困意。但是，她注意听着母亲的话。

特特老妈又问：“你真的不知道？你的兄弟们起床了吗？昨天晚上他们睡得比较晚，也许他们几个人知道。”

坎迪尼娅回到房中叫醒自己的兄弟们，然后，把他们都叫到特特老妈的面前。

特特老妈问道：

“昨天晚上，你们在这里和那些狐朋狗友玩，知不知道是谁忘记拿走这条黑色毛毯了？”

小伙子们回答道：“是啊，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玩的时间是比较晚，可是，没有人带毛毯啊！”

特特老妈想起了她的大儿子泽卡，一般晚上他总是最后一个回家。

于是，她对着坎迪尼娅说：“对了！坎迪尼娅，你去问问你大哥看知不知道是谁的毯子。”

坎迪尼娅又一次跑到屋子里叫醒泽卡，把母亲的问题给他重复了一遍。但是，泽卡的答案是“不知道”！他也觉得事情比较奇怪，所以赶紧起床走到外面看那条毛毯。

当特特老妈看见泽卡的时候问：

“泽卡，昨天晚上进家门的时候，你没有看见地上的毛毯吗？”

泽卡回答：“老妈，我晚上回来的时候没有看见地上有毛毯。”

特特老妈又问：“你肯定你看清楚了？”

“是啊，昨天晚上天色是比较黑，但是，还不至于看不见那条毛毯；更何况它在咱们家门口啊。”泽卡坚定地回答。

特特老妈又一次开始颤抖。她回到毛毯的面前全神贯注地看着它，大脑中想着黑色毛毯的事情——到底该怎么处理这条毛毯？然后，她让坎迪尼娅找来一盒火柴和一点煤油。

“老妈，我们要把它烧了吗？”泽卡问。

“是啊，现在就把它烧掉，我必须马上把它烧了。一条不明来历的毛毯，怎么能留在我们的家里？更何况它是一条黑色的毛毯，我们必须把它焚烧掉……必须烧了它……”